

消费社会的三个悖论和一种选择

徐宝锋^{1,2}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2.河北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石家庄 050035)

摘要:在消费社会的诸多征象中存在着三个悖论:在对于多元的诉求中导致自我极度的虚无;在对于存在的极度渴望中迷失家园意识;在对于时间的过分强调的同时却引起了时间消费危机。解决以上三个悖论,应在消费社会的前提下引入儒家的中庸观,中庸应该成为消费社会的必然功夫选择。

关键词:消费社会;悖论;中庸;鲍德里亚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7)01-0093-03

现代人渴求一种理性的生活,但是却不得不面对非理性的选择。在人类对于幸福感和尊严感的追求过程中,消费社会敞开了欲望的平台,在这个欲望的平台上,虚无和不安却如影随形。当人类追寻欲望的阶梯越伸越远,人类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面临的悖论也越来越明显。人类开始在多元的诉求中体验自我的虚无,在对于存在的渴望中体味失去家园的痛楚,在对于时间的疯狂追求中遭遇闲暇真空。

一、多元诉求与自我虚无

消费社会摒弃了历史和反思的重要性,具有十分明显的向前看的特征。这种向前看的选择推动着人们不断地为世界解蔽,选择的多元化似乎使个体可以从更多的维度趋近“在”的澄明。表面上看,消费社会提供了无尽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每个人都面对了史无前例的丰富性。但是,在消费社会向前看的澄明选择的背后却是长长的覆盖一切的阴影。个体的精神在不断地被肢解、分化和重新组合,意识在被不断地解码和更新。现代人已经成了消费社会信息交汇的一个节点、一种机械完成信息过滤的空洞的容器,旧的信息被弃除,新的在不断被填充,历史意识、厚重之德被不断剔除。诸多的信路急速传达着芜杂的消费讯息。生命个体不断地完善和充实的虚假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极度精神的虚无。消费社会中的现代人在逐渐失去存在的重心,失却精神选择的方向。恰如艾略特的《荒原》中所描写的稻草人,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来,在稻草人的躯壳上交汇后又吹向不同的方向,躯壳因虚空而产生了悲凉的余响。在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在万物融通的精神领域完全敞开,生命个体完全可以以无应有、以独立的一己精神契合万物于无痕,获得超脱现实物欲羁绊之后的精神的自由和轻盈。在消费社会中,经过不断的物化和异化的现代人主体多元选择的背后,是有形诉求无形的捕风捉影,是痴心诉求后空存的一番落寞。物欲支配下的多元诉求似一个个的马赛克,处处都显现着点的存在,但这些点之间相互的疏离在整体上映射出的是一种自我的虚无影像。

二、渴望存在与家园迷失

在消费社会中,宏伟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严重缺席,个人的目标的焦距在逐渐缩短并被不断实体化。生命个体每时每刻都在通过消费确认着自我的存在,谋求别人的在意和认同。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希望跨越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界限,跻身更高一层的消费群体,希望获得更多人的仰慕和价值认可。由于存在的确定性已经和商品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拥有消费物的品质和量的可拓空间已经成了相当一部

收稿日期:2006-07-19

作者简介:徐宝锋(1974-),男,河北承德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文艺学研究。

分人衡量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现实标准。人们更加看重感性的存在现实,看重现实的存在体验。传统社会中建立在情感和相互责任基础之上的存在格局在不断地被消费物侵蚀瓦解。毋庸置疑,有形有色的各式各样的实体物态验证了存在的事实,但是在物的有限恒定价值周期结束之后,以物化程度为生活质量主要指标的人们关于生活存在的稳定感会步入一个不断退化消损的过程。随着生活存在的满足感在物的消损过程中逐渐地退化,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开始经历一个又一个由不断丰富走向不断贫乏的循环。因为在渴求别人认同的同时忽视着别人的存在,忽视着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相互间深层次沟通,消费社会的文化观念致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肤浅的文化类同。这种文化类同在个人消费涡旋状增长的过程中又被不断地离心成为一个个的文化存在群落。这些文化群落似一个个相类而不相通的点,很少能够实现人类深度情感意识层面的真正相通。中国经典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和而不同”的境界已经在消费社会中消弭。一块块类同存在的“飞地”(Exclave),致使存在的健康多样性不断丧失。消费主导下的人们似乎已经从大地和天空的争执中完全解脱,但随着他们对于大地的依恋逐渐淡漠、对于邻里和场所的依恋日渐淡化、对于物的关切突破了原有的对于人的关切,在自然形成的各种消费类群互相排斥中,一种不关心无名者的态度被鼓励,家园意识在整个过程中逐渐地迷失。但是,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需要一种更深层次的、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的充实度是幸福与否的主要决定因素。温馨的家庭和充满人性关怀的社会关系,以及充满情感价值意义的工作和闲暇,是幸福的现实衡量指标。消费社会中的人们获得了一种浅层次的满足,但却失去了深层的支撑。消费者阶层成员享有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人独立,但彼此之间依恋的下降、集体认同的不断遗失,使家园意识在不断地淡化消蚀。消费社会中的生命个体在获得现实存在体认的同时,“我是谁”的追问也在随之响起。消费社会正在不断使现代人成为精神家园的流浪者。

三、追逐时间与时间危机

如上文所述,社会关系的强度和闲暇的质量两者构成生活中幸福的决定性因素。在有限的人类生命时限和现实需要中,消费社会的人们渴求通过增加时间的占有量来拉伸时间的维度,进而延展个人的幸福。就像时刻准备逃离猎手追逐的怪兽,时间在现代人对它的追逐过程中加快了流逝的速度,而现代人则在占有时间的过程中逐渐成了时间的俘虏,由此加快的生活节奏是消费社会付出的重要代价。在时间总量守恒的原则之下,现代人开始遭遇闲暇真空。人们渴望通过对于时间的充分利用来享受闲暇的高品质生活,但人们越重视时间,因而越绞尽脑汁去节省它,人们越不可能享受它。闲暇时间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不能在空闲上“浪费”,时间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奢侈。消费社会中时间之轮的全方位运转使我们陷入时间虚无的黑洞,陷入一种深度的时间贫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消费社会的人们对于时间的把握更多是在点对点的层面上进行,消费社会的特质决定了生命个体在每一个点上所倾注的精力在达到峰值之后就会衰减,进而造成每个点的时间辅集能力的下降。按照哲学的理解,就是未能把每一个节点都作为生命相通的中介,从而降低了时间的延展力和辅集性。消费社会中人们拥有的是一条条时间线段而非时间直线,而每一条线段都有原点和终点,一条条时间线段把我们的生活交叉切割成散落零碎的空间。^① 在此,消费社会症候下的生命个体遭遇的是一个时间平面,一个不断地把我们压扁再撑开的存在机制。相反,如果把生命个体和消费目标当作时间延展过程中的一个点,而非视作原点和终点,那么我们获得的将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想象力和对于未来的情感延伸。我们所在的时间直线就会在不同的维度和他者的时间线相互碰撞连接,最终形成一个信路畅通、沟通无限的时间网络,进而在无限中体验有限的稳定和充实,在有限的存在中把握无限的时间恩赐。在此,我们必须清除消费社会中物的迷障,超越之、进而真正把握之,这样才能做到自己成为自己时间维度的实实在在的圆心。只有在对于纯粹消费主义的拒斥过程中,人们才可以训练出生命所必需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因为机制健康的社会追求的是对时间的享有而非对其无止境的花费。

^① 关于线段和直线的区别,数学上有明确的界定,最明显处在于线段长度可以测定,但是直线却是可以向无限延展。

四、中庸：消费社会的功夫选择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道德方面，决策依赖于观念”。不应当把对物的选择放在人生的终点。消费社会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往往是一种外在的、浮浅的、缺乏宏观和全面的对于人的关注。经常陷入好坏截然对立的二元选择当中，很少形成对于事件的比较客观的判断。在人类物欲本能的驱使下，很容易形成追逐物欲和名利的单一化消费格局。社会多元的发展被严重破坏，多元繁荣表象的背后是一种片面单一的单调格局，是现代人极度的精神贫苦和主体迷失。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我们曾经饥荒和贫穷的年代，曾经动荡和备受欺凌的年代，消费社会所给予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性、信息的方便快捷性都是任何时代前所未有的。正如每个人的发展在特定时期都有特定时期的问题一样，消费社会也并不是完美至极。消费社会在诸多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消费社会所存在的诸如我所提出的三个悖论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社会现实。解决这些悖论的方法，我认为应该引入儒家的中庸之道。

消费终将是一种短暂的价值体系，因为在消费社会我们需要深层的而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幸福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它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闲暇。知足的哲学深深扎根于人类的过去，拜物主义被所有的人谴责，在世界的每一种宗教中都充满了对于过度罪恶的告诫。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这些宗教的创立者在说明什么是宇宙的本质、精神生活的本质、终极实在的本质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在道德律案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用同一个声音说：如果我们让物质财富成为我们的最高目的，将导致灾难。”^[1]

北宋著名哲学家邵雍认为，人之所以能“尽”天地万物之“道”，即在于人能够以心观理。“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道藏·太玄部》，《皇极经世》十二卷，卷十一下）。就是说人之智慧在于能就个别存在各观其理，而不以己身之有限存在自为局限。人有此种能力，就可以一心笼罩天地万物，实现对于世界宏观整体性的认知和把握。此中关键在于不以自身为“物”，因为“不我物，则能物物。”（《道藏·太玄部》，《皇极经世》十二卷，卷十一上，《观物内篇》）。自我不使自身限于单一存在经验的层面，就能超越自身形体的物欲要求，而显现出认知主体的超验灵动性。因为“以我徇物，则我亦物矣；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万物亦我也，我亦万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宋元学案》，卷九，《渔樵问答》，节录）？人之可贵之处在于能观天地万物之理，充分发挥认知主体的主宰性，否则就会“以我徇物”，最终丢掉自身的“主体性”，而沦落为“一对象（物）”。显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就有可能统摄一切对象，超越于万物之上，转而支配万物。

在儒家看来，这种主体性的理想状态为“中”，主体客体相互间完美配合的标准为“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773}。内心有所秉持，外在有所节制，消费社会对商品物的追求应该把握一种适度的原则，注意时刻调整主体内在和外在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而不应该为外物驱使，自身成为物化的对象。通过以内御外，以“道”制欲，时刻注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消费社会中的生命个体欲望和追求都纳入到一个度的范围之内。“过犹不及”^{[2]774}，^①在消费社会中，生命个体应当把儒家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作为生命个体面对消费社会诸多症候时的一种必然的功夫选择，努力实现一种内在诉求和外在追求的共谋，时刻寻求个体生命历程的动态组合和平衡。通过恰当的功夫选择，对物我关系做出正确处理，实现主体注意力从外在观照向内在主体性认知转移，这样消费社会中因单纯依赖个体消费存在经验而造成的诸多问题就会冰释瓦解，生命个体进而可以由表层相类步入深层相通的自由境界。

参考文献：

[1]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刘晓君,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8.

[2] 礼记集解[M].王文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

[责任编辑:郑琦]

^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此语虽主要从道德角度立论，但也可以用来明确指出消费社会中人们功夫选择的缺憾。